由佛教信仰談到淨土之法門

／黃斐珉

前言

人生的際遇，可以說皆由「因緣」而定，外緣的條件複雜，所以很難預料一件事情的結果。尤其處在這個知識爆漲的時代，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，促使了人類的物質文明更加進步；但隨著日益發達的工商業，經濟愈繁榮，人們的生活也就愈趨於奢侈浪費，種種的罪惡於焉出現，遂使人心渙散，道德低落，以致產生許多的社會問題。我很慶幸能生長在佛化的家庭當中，雙親都是虔誠的佛教徒，父親更是早晚上香禮佛，數十年如一日，從未間斷。這種崇敬三寶的精神，在無形中啟發了頑鈍的我對佛教產生無比的好感。我自幼即常隨父親參訪各寺廟，禮拜高僧，聆聽他們講經說法，在長期的耳濡目染下，使我對浩瀚無邊的佛法有了粗淺的認識。

佛陀立教的目的，在使人人都與佛平等，所謂「心、佛、衆生，三無差別。」它的信仰最重視三世因果，經上說：「現在之果，即過去之因；現在之因，即未來之果。」所以修學佛法，最重要的就是愼於造因，無論善因、惡因：自己所已造者，他人絕對無法代爲消除；而自己所未造的，他人也絕無法代勞。此外，佛教更主張實踐捨己救人的菩薩行精神。所謂：「未能自度，而先度人，是爲菩薩行。」尤其所謂：「佛當下地獄，不惟下地獄，且常住地獄，常樂地獄，莊嚴地獄」的宏大願力與廣遠的行持，眞是不可思議！如能深切瞭解其眞實意義，不僅可以救國，更可廣度世界有情，莊嚴人間淨土。

平常心是道

修學佛法，千萬不要脫離日常生活，好高騖遠，或者涉玄談虛，故强調所謂「平常心是道」。只要堅定信、願，各守本分，實實在在的行持，一旦水到渠成，自然事理通達，一切圓融，親證菩提。宋儒朱子大學格物補傳也說：「至其用力之久，一旦豁然貫通焉，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全體大用無不明矣！」我們學佛的究極目的要證悟什麼？貫通什麼？一言以蔽之，就是「眞理」二字而已。宇宙人生的眞理是永恆不變的，所以祇要我們證悟貫通了，自然萬事萬物無所障礙。

釋迦牟尼佛是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，捨棄王位出家，苦行六年，終於在菩提樹下證悟無上正等正覺。四十九年的弘法利生，到最後却說他「未說一個字」；但八萬四千法門，確實涵蓋有情衆生。慈悲的德風法雨所及，不僅普度當時印度諸國衆生，同時締造出輝煌燦爛的佛化治世；而三藏十二部遺教，垂範二千餘年，更是澤被五洲，於今益見光大。人類日常生活除了衣、食、

住、行、育、樂之外，最重要的要有信仰；信仰是一切力量的泉源、精神的慰藉。我們每個人，倘若都能把信仰佛陀的精神，理解適合自己根機的教法，然後把它融到日常生活中，那麼就能清淨順適的生活著。

普攝羣機，而以淨土爲便

佛教由印度傳入我國。其宗旨爲「悲智雙運」，佛教徒從初發心以至成佛，均以「轉迷啟悟」爲一大事業，尤其主張「有一衆生未成佛，誓不於此取泥洹。」「地獄天堂，皆爲淨土。」作爲上求下化，圓融理事的目標。梁啟超先生曾說：「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；乃兼善而非獨善；乃入世而非厭世；乃無量而非有限；乃平等而非差別；乃自力而非他力。」由此可見，佛法無邊，群機普被，一物不遺，而八萬四千法門，諸法圓備，三界九類齊攝。

唯修行端藉一門深入，始期功不唐捐；因爲各人根器不同，其所修持的法門，自然也應各有不同。即以佛教十宗教義而言，除小乘的俱舍、成實法門外，其他大乘各宗教義及修證功夫，有的可憑利根，當下頓悟，明瞭本來面目；有的要證如來眞性法身，或領悟般若實相本體，才能理事圓融，證悟眞如，而得佛智；有的須持守戒律，攝心一境，而證佛果菩提。但只有淨土法門，三根普被，利鈍全收，祇要我們能堅定信、願、行持，自然感應道交，仗佛慈力，九品咸登，往生西方，證無生忍，不退菩提。

像這樣分門別類，容納有情衆生，不論聖凡賢愚，齊心學佛，殊途同歸；充分證明眞信正道的力量所表現的菩薩行，實在是大有助於世道人心的淨化。所以，佛教能夠始終保持不墜，而且日益普及，實在有其道理存在的。

廣說淨土法門及三資糧

我國淨土宗的形成，是自東晉慧遠大師首創蓮社，念佛共修，期生淨土開始；所以後世均尊稱他爲淨宗初祖。其實在慧遠大師之前，在佛陀時代，就有自求解脫生天的言行；在經典中可尋的，就有馬鳴菩薩的「大乘起信論」中，說到阿彌陀佛淨土。另在龍樹菩薩的「十住毘婆沙論」的易行品中，也特別敍述念佛法門的重要。但經過慧遠大師的倡導，始成爲專宗，最後形成家喻戶曉、流傳最普遍的一種信仰力量。佛說阿彌陀經中有：「衆生聞者，應當發願願生彼國。」又說：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聞說阿彌陀佛，執持名號，若一日乃至七日，一心不亂，其人臨命終時，阿彌陀佛與諸聖衆，現在其前；是人終時，心不顚倒，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。」因此，我們稱名念佛，就是依教奉行。

信、願、行是往生西方極樂淨土的三種資糧，明代蕅益大師的「彌陀要解」說：「信、願、持名，爲一經之正宗。」所謂「信」爲自信、信他、信因、信果、信事、信理；「願」，是厭離娑婆，欣求極樂；「行」爲執持名號，妄念不生，一心不亂，口誦心維，晝夜持佛名號，行、住、坐、臥，從不間斷。有人請教佛陀說：「世尊具大神通力，不可思議，不知還有比佛神通力更大的？」佛答說：「有，業力比我之神通力更大，我今出現於世，便是業力所致。」可見業力之大，確實不可思議。衆生由於貪、嗔、癡三毒的爲害，才會淪落於六道之中，隨業流轉。但只要有願力即可勝之；所以業力高過願力，那麼必留娑婆世界，甚至轉生三惡道，而倘若願力超過業力，那麼無疑必將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願力要靠正心、正念，衆善奉行，摒除雜念，憑藉彌陀名號功德，絕對可以往生。

唐代大詩人白居易，自號樂天居士，他晚年專修淨業，曾作「讚念佛詩」一首，說：「余年七十一，不復事吟哦，看經費眼力，作福畏奔波。何以度心眼？一句阿彌陀。行也阿彌陀，坐也阿彌陀，縱饒忙似箭，不廢阿彌陀。日暮而途遠，吾生已磋跎，

旦夕清淨心，但念阿彌陀。達人應笑我，多卻阿彌陀。達又作麼生？不達又如何？普勸法界衆，同念阿彌陀。」這作爲我們持佛名號的最佳榜樣。可見淨土法門，是如何的殊勝了。這個殊勝法門，眞是不可思議，所以世尊說它是世間一切難信之法。世尊具大慈悲，說此微妙法門，但衆生猶自懷疑，不生起信心與發願念佛，往生淨土，都是由於我慢心生疑生謗在作祟。尤其現在一般人，對於佛學未深入研究，自然就不瞭解佛說「阿彌陀佛經」的莊嚴功德。他們只是人云亦云，將信將疑的以爲西方究竟在哪裏？有多遠？是否有那麼莊嚴的淨土？是否有人到過？產生各種各樣的疑問。其實根據佛陀親口宣說的經典記載，和歷代祖師，以及古德們臨終時所顯示的許多瑞相事迹，應可相信。只要信、願、行正念不失，命終後定生佛前，自非肉眼凡夫所能看見。

唯識、禪宗均認同西方淨土

反之，如果依據唐代窺基大師以唯識家的眼光來看淨土，實在是難以理解；他說淨土是由心識所現，若非登地菩薩，則不能享用他的受用土。不過，他也堅決地認爲由佛願力故，則非如上所言，往生實在也不難。

另外，禪宗六祖惠能大師在「法寶壇經」疑問品中說：「世尊在舍衛城中，說西方引化經文，分明去此不遠，若論相說里數，有十萬八千，即身中十惡八邪，便是說遠。說遠爲其下根，說近爲其上智。人有兩種，法無兩般。迷悟有殊，見有遲疾：迷人念佛求生於彼，悟人自淨其心。所以佛言：『隨其心淨即佛土淨』……凡愚不了自性，不識心中淨土……所以佛言：『隨所住處恆安樂』；使君心地無不善，西方去此不遠，若懷不善，念佛往生難到。」六祖是禪宗大師，他主張明心見性，當下頓悟，所以說：「佛向性中作，莫向身外求，自性迷即是衆生，自性覺即是佛。……自心地上覺性如來，放大光明，外照六門清淨，能破六欲諸天。自性內照，三毒即除，地獄等罪，一時消滅，內外明徹，不異西方。」上述唯識宗、禪宗對西方淨土的看法，因爲修持方法不同，說法難免略有差異，但均認同西方淨土，絕非違背佛說宗旨。何況自宋代之後，凡修淨土行人多禪、淨雙修。所以淨土法門，實爲最適合我國社會的需要，所以有「家家阿彌陀，戶戶觀世音。」的盛況。

結語

人人都會有好奇心，尤其對於未知的事會更加的好奇。由於好奇，勢必產生懷疑，因爲懷疑，才會想要求悟眞理。譬如科技的進步，對於外太空的種種發現與成就，若在五十年前對人說：我們可以發射衛星，探測太空的奧秘，有太空梭可以載人遨遊太空，有太空站可以停留在太空生活的話，一定被人目爲神話幻想。可是現在都一一實現了，證明宇宙是無窮大、無量無邊的，眞使人無法瞭解究竟有多少個太陽系、銀河系與星球了，我們人類所居住的地球在宇宙中，實在渺小得微不足道。這種科技的發明，不正如同佛經上所說恆河沙數的三千大千世界一樣是先知嗎？因此，我們不要隨便懷疑西方淨土是否存在，應該深信佛陀所說的話，堅定信、願、行，不斷持名念佛，以期臨命終時往生極樂世界，怎可虛擲光陰，徘徊於佛教門外呢？

綜上所述，我們知道淨土宗乃是自力持名念佛，做到妄念不生，一心不亂，並仰仗阿彌陀佛的誓願力，企求往生西方淨土，見佛聞法，藉獲不退轉地，利鈍全收的唯一法門，此宗在我國，自初祖慧遠大師求定中見佛，期死後往生淨土開始，經歷代祖師的弘揚、融通，遂使淨土思想，深入大乘各宗之中，莫不皆以淨土爲依歸。尤其獲得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普遍信、願、行持，使極樂世界成爲衆生嚮往的目標，而萬德洪名無遠弗屆，觀音菩薩聞聲感應，大有普及世界的趨勢。這不僅是淨土法門的不可思議之處，也可說是佛本願力的不可思議處！